

梦中我又一次回到了老屋。
老屋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把我这位浪迹天涯的游子拥入她温暖的怀中，温馨感、亲切感、归属感一齐充盈于我的心间；天是那么蓝，水是那么清，潺潺的小河，还有碧绿的田野、灌了蜜的空气，一切都那么甜，那么美。

老屋坐落在故乡石牌镇的一条小溪边，两层楼，还有一个偌大的院子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这里成了我的新家。那时，我还是个少年。院中，有一种如梦般的韵味和诗意。院子中间，放着一张圆圆的石桌，四周围着四张石凳，一块块长满青苔的石板从院门前一直延伸到正厅门口，石板小路的两旁栽种着韭菜蓝。几棵粗壮高大的香樟树郁郁葱葱。院角还有一棵桂花，树亭亭玉立，清秀可人，它旁边是一棵撑着绿绒大伞的枇杷树，两棵树仿佛一对牵手的情侣。院子的围墙上满是金银花，每到开花季

小区楼下出现一条小流浪狗。它有一段时间总在小区院子里的草地上睡觉，看起来没精打采的，像是饿极了。小区的好心人偶尔送食物，小狗也就饥一餐饱一顿的。我家楼下有个老奶奶，不喜欢这只狗，打电话报警，警察来了，看着是条很小的狗，也就走了。

去冬刮风下雨的时候，狗狗蜷缩在草地上，瑟瑟发抖。有好心人专门给它搭了一个小窝，但狗狗还是在外面草地上睡觉。二楼的一户人家也养狗，那原本也是一条流浪狗，母狗，主人担心它繁衍太多小狗，就带它去宠物医院做了绝育手术。

小区的这条小狗的体毛是麻色的，我就给他取名为“麻妞”。它看起来很胆小，见到陌生人过来就躲开。我曾几次给它带吃食，像鸭肝、包子等等。麻妞有时候吃，有时候不吃，可能是由于它吃过了别人给它准备的食物吧。

自从我有几次带了吃食和水之后，小狗每每见到我就很高兴。有

三乱子回王湾村了。
油锅进水，村里炸开了。村里的路口都封了，宣传车、大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宣传“安全千万条”。这家伙啥时候窜回来的？

村里的老老小小慌了，村委会更慌了，镇上更是慌得不得了。据说，三乱子行踪无定，天南地北地流浪，最糟糕的是，这家伙还是从天门回来的。

三乱子，本名王大方。王湾村里，鸡丢了一只，狗消失了踪影，他家的阶前屋后没准就能找到可疑的痕迹。待主人找上前去，王大方斜着嘴巴，牙缝粘着的肉丝横着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根钢筋或者木棍，胆小的就跑了。个别胆大的，理论几句，终还是怕了不要命的。姑娘媳妇们见了，都怕他那贼手和贼眼，远远躲开了。谁家孩子不乖乱哭，只要说三乱子来了，马上噤声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全忘了村里

流年碎影

老屋

潘虹

节，一朵朵小小的、黄色或白色的花儿挨挨挤挤，探头探脑，令人欢喜。过路的人看见这美丽的花儿，不禁手痒，想摘几朵，我若看见，会咳嗽两声，这样，他们便不好意思地走开了。与之竞艳的是桂花树，金秋时节，桂花十里飘香，引来蜜蜂蝴蝶沉醉其中，一群蜜蜂干脆在树上安了家，家里人都不敢掏蜂巢，可不掏掉总是一块心病呀！我们家的一只名叫“丫丫”的花猫，不知是贪玩还是好奇，蹭地爬上树把蜂窝掏掉了，招来众蜂的攻击，它的四肢被蜂群蜇得如小儿的手臂一般粗细。

如果不注意，很难发现枇杷树也开花。花很小，被长圆的叶子遮

掩了。冬季，我总是咳嗽个不停，母亲从树上摘几片嫩叶子放在瓦罐中煎水给我喝。每到五六月份，枇杷树上挂满了黄黄的“乒乓球”，每天一放学，我们姐妹就跑到树下摘几个尝尝。枇杷越来越多，外婆端来梯子爬到树上，我们几个在下面打下手，摘下的枇杷还会分送给邻居。

老屋倾注了我父母半生的心血，从布局设计到前后三次装潢，他们都一一亲自过问，甚至连院中的杂草也要亲手铲除。我的房间是楼上靠东的那间，每当我读书累了的时候，推开窗户放眼望去，满眼绿色尽收眼底，顿觉神清气爽。夏季，是我最喜爱的季节，我总是枕

着如潮的蛙声入梦，清晨，又在清脆的棒槌声中醒来。

老屋，有我的欢乐、梦想，也有我的悲伤。母亲生病后去北京治疗，我和外婆在老屋共度了三年，那也是外婆人生的最后时光。夜深人静的夜晚，外婆独自坐在床上，喃喃地呼唤着母亲的乳名，盼她治好病快点回家团聚。母亲手术后回老屋住了一段时间，可由于旧病复发又去北京医治，从此再也没回老屋。半年后，外婆去天堂找她的女儿去了……十年后，父亲又离开了我，而我，也将去安庆工作。

这些年来，哥哥一直在北京发展，两个妹妹又远在异国他乡，我们先后离开了老屋。前不久，我因事回到石牌镇，特意绕道去看老屋，远远望去，老屋静默伫立在那里，我的心怦然而动，尘封已久的温情重新释放出来。走近老屋，透过开着的门望去，一切面目全非。

也许，那座老屋我只有在梦中才能寻得到了。

子里奔跑、嬉戏和休息，看起来精力很旺盛。后来，对面开小店的一户人家把麻妞抱回家去了，但麻妞好像并不喜欢那里，还是常常跑来我们小区的院子里，我也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它。我们彼此相见，都很高兴。麻妞就像是小区的吉祥物，分享着我们对她的爱，而我们每次下楼看到麻妞，也感到很愉快。

动物世界

麻妞

曹一鸣

时候，我喊“麻妞”，它就屁颠屁颠地跑来了，将前脚爪扑在我的腿上，很亲昵。它还会在我面前打滚，露出肚子，很可爱。狗狗在信任的人面前才会露出肚皮，因为肚皮是狗狗最脆弱的地方，这也是狗狗表达亲密的一种方式。麻妞也很喜欢和二楼养的白狗一起玩。每次二楼遛狗，麻妞总会跟在白狗身后，还会向二楼蹭饭吃。有次，二楼的白狗见我来了，拼命狂吠，受过我恩惠的麻妞跑到白狗面前，对它看着，摇尾巴，好像在说：“不许乱叫。”那白狗果真对我不叫唤了。我摸摸麻妞的头和背，它的毛色真的十分光滑，肚子也圆圆滚滚的，可爱极了。

麻妞在小区待的时间长了，居

民都能叫出它的名字，也都很喜欢它。它每次都自由快乐地在院



凡人写真

归客

一苇

还有个叫王大方的，只说三乱子。前些年，三乱子涉嫌盗窃，在监狱了蹲了几年，他老娘眼都哭瞎了。他从号子里出来，村里干部上门做工作，给他家送了两只小猪。没过几天，他懒劲上来，猪也不喂，到处晃晃荡荡。

正是谈夜色变的时候，三乱子竟然从湖北那边偷偷回来了！有人说，三乱子家的屋子都烫人，有人说三乱子咳个不停，有人说三乱子上气不接下气，还有人如释重负：恶有恶报，这回看你还上房揭瓦！

组报村，村报乡，着一身白色

防护服的医生到了。量体温，叮嘱隔离，门前拉起警戒线。有村民骂，死东西，死祸害，要死了还要咬人一口嘛。

警戒线外没有人影，窗户后面却有一双双眼睛。那些眼睛里有刀有刺。

村支书王爱生包保三乱子家。平常三乱子不在家，得亏王爱生经常上门，给送米送菜送油，顺带帮忙打扫。瞎眼老娘没少嘀咕：死了一个儿子，上天又送他一个好儿子哩。一边嘀咕，一边抹眼泪。

说不怕是假的，王爱生也怕，送去油米，每天还要带着医生上门

检查。

14天过去了。20天过去了。

三乱子好好的！

三乱子没事，大家没事，村里没事。一块大石头咕咚落了地。三乱子家门口堆起了一些袋子，装的不外乎几棵白菜、几只萝卜。跛脚的老剃头师傅还上门给三乱子理了枯草一样的头发。村主任对三乱子说：大方啊，过段时间到村扶贫工厂里上班吧，鞋厂，你手脚快，压包、扶爪技术都算好的，还可以教教其他人。

王湾村村民群里一个昵称“归客”的人发了一条新消息：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宽容。我是偷偷跑回来的，一路上没有车，我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终于回家了，终于回头了。我不是一块石头，大家的好我会记得。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有好手好脚，只要不懒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